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助教臣呉省蘭

謄録舉人臣袁　瑩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春秋直解卷六

乙未襄王二十有六年在位三十有三年子頃王立在位六年子匡王立

文公

名興僖公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世子嗣位終先君之年稱子踰年雖未葬稱爵蓋緣

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也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隱不即位讓也莊閔僖則繼故也桓即位安忍而自立也文則繼父也繼父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日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王之大夫也王於諸侯有弔贈含襚之禮而使來會葬則天王之加禮於魯也惠王之葬魯君

不赴亦未遣使而王臣先期以待諸侯之葬魯不臣
王失政比事以觀可見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立世子必誓於王
世子嗣位告於王喪畢士服見於王而受命賜之黻
冕圭璧文公在喪未朝先來錫命蓋襄王以魯為宗
國故先之然非禮矣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晉侯伐衛

晉侯以衛不朝與侵鄭之故而伐之及南陽聽先且居之言而朝王先且居伐衛乃必稱晉侯何也晉侯以伐衛而出朝王其假也故削朝王不書而以伐衛舉晉侯也晉以元咺故執衛侯其怨晉宜矣況衛新播遷不自反而乘人之災不義之甚故書以罪之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天王使來錫命當侯喪畢而躬往朝焉禮

也乃僅以陪臣拜命不恭甚矣

衛人伐晉

衛人孔達也書伐晉罪衛也衛即楚侵鄭不自反而伐盟主可乎故晉伐衛則罪晉衛伐晉則罪衛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魯卿而會伯主故直舉名氏責其伉也大夫專會諸侯自此始趙鵬飛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而横季孫氏自行父而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自入春秋楚君之卒不見於經外之也特書楚頵以世子大逆而志之也楚僭號其立世子必不誓於王乃書世子者著元兇而討之也君於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書其君者目世子則父之親已見故以君之尊見義也王誠以其罪告諸侯命晉致討明大義折強楚是謂天討乃天王不之罪而晉襄徒爭小故蓋討賊之義不明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孫敖如齊

既會晉又如齊蓋兩屬且圖婚也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凡戰舉將敗稱師秦於戰稱師憫其衆而惡其將也前入滑貪兵也今則忿兵也有敗道矣晉既得志於殽秦再至宜修文告以却之或堅守以拒之秦如晉何而逞志於再戰故書及穆憤敗而不能平襄狃勝

而不知止蓋交罪之

丁丑作僖公主

古者葬而虞虞主用桑期而練練主用栗終入廟以辨昭穆踰練作主蓋逆祀有萌議論未定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按左氏晉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及晉處父盟厭之也公羊氏曰陽處父不氏諱與大夫盟也穀梁氏曰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

諱也三傳之文公實與盟矣敖會晉侯公盟處父事適相當且以見政在大夫皆其君授之柄故謹而志之也公喪未畢故出不書如反不書至則重為公諱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致諸侯而以士縠會之是以大夫主盟矣盟宜以主者首而春秋序士縠於諸侯之下正君臣之分也晉襄席伯驟勝而驕輕蔑諸侯罪也自士縠而後凡

役多書大夫大夫大夫張也盟以討衛陳侯為衛請成執孔達以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溯自去冬之十二月著其久也至於七月則八月雨矣不雨彙而書之雨則不書見不以民事繫憂樂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何大祫也四時之祭有分有合合羣廟主升祭

於大廟為祫並祭毁主為大祫大祫三年一舉五年又舉故曰五年而再殷祭祭書名譏非禮也時祭稱有事大祫稱大事則常禮也譏不在祭也躋升也父死子繼為易世兄終弟及為同世同世不殊昭穆而以先後為次僖雖兄嘗臣於閔升居閔上以親亂義非禮甚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再敗秦可以已矣又復怨焉不修德而殘民以逞

不待貶而惡見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常禮何以書譏喪未終制而圖婚也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討其服楚也楚商臣負覆載不容之罪晉襄不能仗義致討乃畏楚而伐服楚者夫服楚獨沈乎且沈僻

在南服素未與晉之會盟以國小服楚何足深罪伐之而潰其民可乎蔡潰遂伐楚齊桓所以盛也沈潰不伐楚晉襄之不足有為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臣以卒赴者三尹氏王子虎劉卷皆不書爵譏外交也

秦人伐晉

譏伐晉也秦屢敗僅而能復猶譏之何也逞志一決

以求勝是怙過也故譏之史記曰秦穆既封殽尸乃誓於軍以申不用蹇叔之謀故程子曰秦人極其忿而後能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焉耳

秋楚人圍江

商臣為逆未嘗不憚晉討故前此止自固而未敢出自晉伐沈始知晉技止此耳且晉與秦搆釁秦日擬晉之後故楚閒之而伐江江黄素從楚自盟貫之後與楚隙齊伯從齊晉伯從晉楚既滅黄矣今復伐江

而圍之輕晉也

雨螽于宋

螽生於下今雨於上異之大也多而害物故雖外災

而亦志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以處父盟公之無禮而請改盟乃召而盟之於其

都晉不能以禮謝過魯不能以禮進退參譏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伯國大夫帥師以名氏見始此大夫強也伐楚是矣書以救江者譏不能討賊惜伐楚之非伐楚也且楚人圍江豈遂空國而出晉以一大夫將偏師以臨之遂足拒楚而解江圍乎惜救江之非救江也

四年

春公至自晉

逾年始至見去國逾時之久也

夏逆婦姜于齊

夫人方逆稱女至國稱夫人有姑稱婦方逆即稱婦穀梁曰成禮於齊是也納幣於喪中成禮於婦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不言公諱之也不書以夫人至者禮不備史略之也劉敞曰文公闇弱惰慢不能率禮以為苟若而可故卒至於禍夫婦人倫之首可不慎哉

狄侵齊

許翰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復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救江而江滅責晉也江黃皆以慕義從伯而滅先書伐後書滅見齊不能救黃先書圍後書滅見晉不能救江滅無奔執之文死社稷也

晉侯伐秦

楚滅江晉之恥也王官之役晉避秦而不戰耳與晉

何損哉乃不致役於楚而亟事於秦失緩急之宜矣伐楚則大夫往伐秦則君行失輕重之衡矣書晉侯目其人以責之也秦穆自是不復報序書終秦誓有以也

衞侯使甯俞來聘

衞嘗多事矣至此事大睦鄰以安社稷蓋甯俞之謀乎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母也僖公崇其所生為夫人也春秋正名之書乃即以其所稱稱之而書薨不為異辭者據實書之謹禮所由變也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叔王之大夫也口實曰含含且賵過辭也厚禮之加蓋遂成之為夫人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葬稱小君又私謚焉仲子别宫猶疑之也不疑而全乎小君之禮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王之卿也既使大夫歸含且賵又使卿會葬禮益隆而失愈甚矣故謹而書之不敢略也

夏公孫敖如晉

王游使人加禮於魯魯不往拜而亟遣使如晉比事以觀失益著矣

秦人入鄀

按左氏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秦人入鄀是鄀本楚與國也其即秦必以秦為可恃也秦不可恃而復即楚鄀固反覆而秦遽入之亦暴矣其後鄀卒為楚所并

秋楚人滅六

六臯陶之後國小而逼於楚周綱凌夷荆蠻恣横滅江滅六蠶食肆暴由無人能討楚罪故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陳非大國又未嘗先聘於魯行父何以如陳蓋季友與陳有舊行父假聘以締私書之志行父之得政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公即位六年未嘗一如京師而朝晉者再且使貴

卿比年聘焉過矣行父與敖遂爭權競出既如陳又如晉書之著大夫之日恣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晉襄嗣位衰絰之中西敗秦北敗狄南伐許及商臣弑逆不能討滅江滅六拱手聽之蓋驟勝而怠見小昧大也晉文當楚之強崛起勝之襄值楚亂而卒不得志於楚惜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晉文昉為伯令卿供葬事非禮也國嗣未定三月葬君亦非禮也然晉自是遂為常制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襄既卒嗣子方幼殺處父者狐射姑耳稱國以殺何也晉襄使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聽處父之言而易之遂漏言於射姑是殺處父者射姑而致其殺之者襄公也處父殺射姑奔比事屬辭可知殺之由射

姑矣書出奔譏失刑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者積氣盈朔虚而成月所以定四時成歳者也告月告朔也閏月多矣獨此言不告知前此皆告也文公以閏非常月而不告輕正朔而慢時令矣王葆曰朔者月之初吉月不告則一月之政不舉矣故變文書月是也告朔於廟因有朝廟之禮猶者幸其不已之辭聖人愛禮之心也

七年

春公伐邾

閒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魯嘗取須句矣復書取者蓋又入於邾也僖公取須句反其君今邾之公子叛邾在魯文公取須句使邾之公子守焉絕大皥之祀貪土地而主逋逃非義甚矣郚魯邑遂以伐邾之師城之民勞弗恤矣且東作

方興而奪農時何以為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人衆辭國亂無政衆殺之也成公在殯昭甫立而欲去羣公子穆襄之族因攻公而殺其大夫其作亂之罪莫逭矣亦昭公有以啟之也大夫不名者因公而死不可以貶倉卒遇難亦無可襃不得與孔父仇牧同也故不録其名惟書大夫則見大夫既殺君亦岌岌矣危之也成公不書葬蓋深責嗣子輕舉名亂致

先君葬不如禮而鄰國亦莫之會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據左傳此戰蓋秦康公與趙盾也皆人之何也盾舍嫡嗣而外求君不臣矣秦納不正不義矣不書秦伐晉納雍者晉實召秦非秦自納雍以亂晉也則晉罪重矣盾畏禍改圖乃不謝秦而興師襲之故書晉及戰以深罪之先蔑迎雍者也從盾而覬立君之功亦有罪焉耳故書奔迎雍先返而復從師自師奔也故

不言出

狄侵我西鄙

秦晉交爭狄人窺伺遂越齊衛而遠侵魯其橫甚矣魯間晉難而伐邾狄亦間晉難而侵魯魯亦可自省而知愧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大夫而專主盟自此始垂隴之盟士縠嘗主之矣然晉襄命之仍襄主之耳故序諸侯而目士縠今則趙

盾專之矣故變文書晉大夫書大夫而盟國君者二此與莊七年齊大夫是也彼時齊無君大夫自為盟無嫌也况莊欲納糾與之盟非齊大夫敢伉公也此時晉有君大夫自為盟則無君且以大夫名諸侯而盟焉則亂君臣之義矣凡諸侯不序者皆一事而再見此則前無所見而不序義在大夫主諸侯之盟故大夫不舉名諸侯不序爵責晉大夫也亦病諸侯也大夫主盟而八國之君靡然從之故略之也

冬徐伐莒

徐僭號即戎後嘗從齊矣故經書人今以中國無伯興師伐莒故復以號舉

公孫敖如莒涖盟

莒為徐故請盟於魯尋洮向之好也敖如莒假公以為私也凡魯臣如大國多結援如小國多為私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氏謂扈之盟公後至晉人来討公子遂復為此盟但經既書公會盟矣非後至可知傳不足信也蓋盾遂皆國之正卿復為此盟假公以締交耳遂乗文公之怠結強援以專國故基殺嫡立庶之禍汪克寛曰大夫專盟始此前此翟泉猶有僖公在焉繼此而有

衣裳之盟雞澤溴梁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晉楚之大夫狎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其事自衡雍始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戎戎居雒水者衡雍與暴皆鄭地而近王畿時有王喪儼然會盟於王畿之側不臣甚矣壬午距乙酉凡四日兩書公子遂以二事出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如京師奔王喪也公當躬往而使大夫是無王也敖又不至而復棄君命矣宣八年公子遂如齊因疾不前猶不得已也故曰至黄乃復乃難辭也敖本無意至京師故直書不至心别有在故曰而復而轉辭也乘便奔莒也奔不言出自外也據傳敖奔莒從己氏魯使非其人而政刑之不立如此尚可為國乎從己氏之惡不見於經何也春秋舉大法而已未嘗瑣屑以及其私然前書如莒涖盟今書奔莒以迹考之其

有私於莒可知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

蝨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再稱人以殺宋又亂也書大夫而目其二官重此二官也不名者義繫於官不在其名也前昭公欲去羣公子穆襄之族作亂故六卿和公室司馬樂豫以官讓昭公之弟卬卬以親用非德選也於是公孫壽懼禍辭司城而請用其子意諸意諸以幼進非民望也

昭又無禮於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作亂殺司馬而逐司城繼為司馬者即戴族之華孫也則主勢孤而昭之禍成矣前書宋人殺其大夫此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後書宋人弒其君杵臼比事以觀昭無道而官非其人亂固有自然屢書人則宜討者衆也三族之為亂襄夫人之謀亂與公子鮑之成亂皆在討列宜分輕重以定獄春秋之誅亂賊嚴矣司城者蕩意諸伯姬之子伯姬逆婦為意諸也故

來奔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職貢不修王喪有闕求金於魯書以責魯而諸侯之不臣皆著矣王宅憂而宰輔政故不書使

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出姜也前書逆婦姜譏公失禮也此書夫人正其名也如齊歸寧也常事何以書夫人生惡及視而

公嬖敬嬴生倭奪嫡之機兆矣其歸寧蓋有故焉春秋欲以禮已亂特於此正其名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王之葬諸侯宜親之而不親者必有故也無故而使大夫非禮也然猶止此之得臣與昭公二十二年之叔鞅而已魯號秉禮尚如是而諸侯可知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據傳先都士縠箕鄭父三人之死皆以爭權而殺中

軍佐先克也是時晉靈幼而盾當國假公以討非出君意故不得用累上之辭而書國然何以書人人者國亂無政而衆殺之之辭盾執政而其黨和之變文書人明盾之黨盛也故宋人屢殺大夫而君弒晉人屢殺大夫而君弒詳書之以為鑒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與君一體出入必告廟其行非禮以不至見罪歸寧而至正也然亦在常事不書之例出姜書至盖

以明小君之重責公嬖敬嬴以階亂也呂大圭曰録叔姬之歸為歸于鄫起也録出姜之至為歸于齊起也聖人之微意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凡殺大夫而累數其人者其人或同事或等罪而殺之者之志亦均也書及則濫也先克之殺傳以為盜則原無主名盾殺先都以試之既而歸獄於士縠而箕鄭父亦與焉皆盾志也依次書之著盾之誅鋤異

已而專國弑君之漸非一日之故矣

楚人伐鄭

楚自城濮之敗不敢争鄭滅江滅六猶其鄰國也盾執晉政專權行私晉君少志不在諸侯遂為楚所窺師復及鄭矣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不踰時而救雖不及楚非緩也然列國稱人非師也救之為不力矣不於始動挫其鋒使得意去故晉以

不競而楚遂熾聖人善其救而又惜其不善救也

夏狄侵齊

四侵齊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靜常也動則為異蓋陰逆而不順之象且害民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自齊桓既卒而楚與宋爭伯故盂之會書楚子自晉

文襄既卒而楚與晉爭伯故自此迭書楚子葢楚勢日張特書其爵以見其幾與中國侯伯侔也傳者不知乃曰進之夫楚子者商臣大逆之賊也而進之耶迨楚莊既伯則楚卿書氏書名盡同於大國亦其勢然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春秋於君配曰夫人君之母與祖母亦曰夫人葢周世無別稱孔子亦因舊史不敢損益也成風繫之僖

公則因禮之變而辨名也成風所以為夫人以子僖公也仲子何以不繫桓公桓未立而隱成父惠公之意而赴於王故繫以惠公也衣服曰襚成風之卒六年矣秦始歸襚而魯受之均非禮也蓋晉既失伯秦楚伺舋故楚椒来聘秦人歸襚以結魯也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令狐之戰其曲在晉秦之報亦恒情也不稱人稱師蓋闕文耳然秦納不正不自反而又伐晉則兵禍何時已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按左氏宜申謀弑穆王為所殺夫穆王者商臣也宜申不能早討其大逆之罪北面事之閱十年乃謀弑之是為亂耳然逆賊無人不可討亦無時不可討春

秋終不宥商臣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其意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王卿士也其盟魯蓋王使之也頃王新立不能修王度以朝諸侯乃使大夫出盟非政也及者公也頃王立而公不朝乃與王臣為不相信之盟非義也及盟不書公為公諱也而責魯之意深矣

冬狄侵宋

狄侵宋閒宋難也凡外患必内有以召之故君子治内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凡書次兵次也商臣負罪未討其陳兵出次窺伺中原究有疑畏不前之意乃晉前以救鄭不力失鄭與陳故鄭陳從之而宋亦迎服矣然何以獨書蔡侯同次蓋三君皆廹於威力姑從楚以紓國難耳觀後新

城之盟復從晉可見也惟蔡堅於從楚故特舉其爵序於楚下以正其從逆之罪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厥貉之會宋陳鄭以大國公侯受役於楚麇微國也麇子獨耻之而逃蓋不屈於無禮也且麇子豈不知逃之必伐伐則遂滅乎乃一敗於防渚再迫於錫穴終不求成於楚蓋效死以殉義也春秋以是非爲榮

辱不以成敗為功罪故不書麇子之逃而特著楚之
伐以惡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是時諸侯多背晉從楚故晉徵會以謀之然晉政在
盾盾不躬出而使郤缺乎諸國莫應獨魯往會魯彭
生亦非執政者也則此會不足重矣然郤缺有能敬
之德有敗狄之勲彭生有為君遠寇亂為人和兄弟
之美有死君命之志事以人成其後諸侯再合同盟

新城實權與於此矣

秋曹伯來朝

喪畢來見也曹本從齊宋襄圍之則從宋晉文執之則從晉今晉失伯故朝魯以求庇也然朝於喪畢之後不幾以事王者事魯乎非禮甚矣

公子遂如宋

據傳遂聘宋且復蕩意諸因賀楚師之不害也魯於夏會晉謀諸侯之從楚者而是時宋從楚逾四年新

城復從晉意魯因賀宋而邀宋以從晉乎

狄侵齊

自僖公三十年至此狄五侵齊齊無以禦之衰至此乎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横甚矣侵諸國幾徧得臣敗之紀功也鹹魯地兵不利為寇利禦寇故莊之伐戎則録過此之敗狄則紀功比其事而義見矣不書師師少也不書戰未陣

也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按左氏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来奔公以諸侯迎之故書郕伯趙匡曰嗣位未逾年稱子豈有君父病不視死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者乎因公以諸侯迎之遂稱郕伯是紊王綱也何厚誣春秋耶

其言躓矣夫經書郕伯安見其為太子也葢嗣位未久見逐其臣故書郕伯以正之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以子叔姬之卒不繫國而與杞伯来朝相次遂云杞伯請絶叔姬而無絶婚公許之成公八年杞叔姬来歸則續婚者而又絶也魯何甘惟杞命是聽耶其誤明矣公穀以為許嫁而未適人者是也趙匡曰

時君之女故曰子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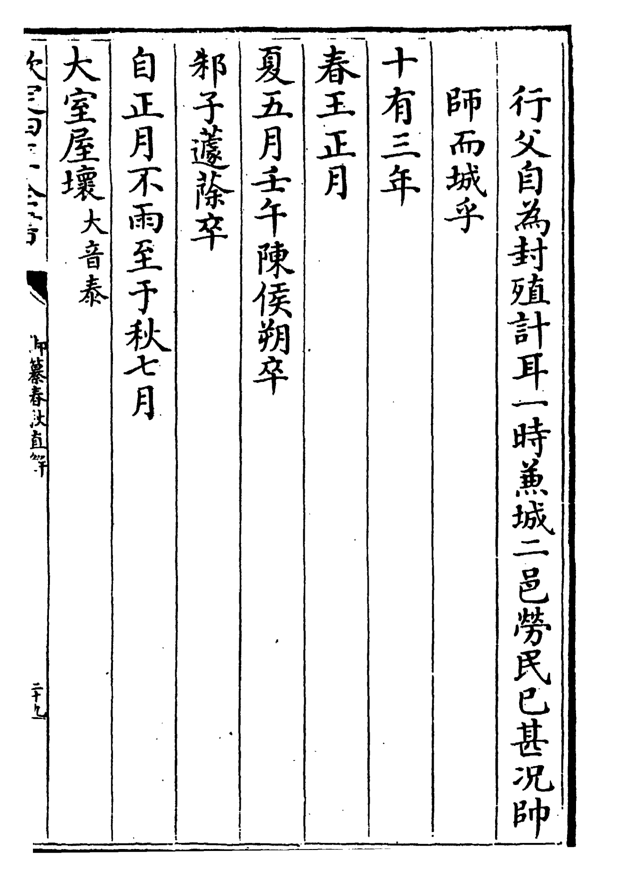
九年秦將伐晉故歸襚此將戰河曲故來聘蓋晉主夏盟秦恐晉合諸侯以困己故有事於晉必先禮於諸侯不獨結魯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伯親將趙盾禦之稱人何也交罪之也令狐之戰曲在晉秦既伐之今又来戰曲在秦凡戰皆以主及客不書晉及者秦報復不已志乎戰也故重罪之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奔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前城諸矣今復城大之也鄆有二成公四年城鄆西鄆也近晉此東鄆也莒邑也莒邑魯何以城蓋近其地而城之也慮莒有爭故帥師以往也諸鄆近費蓋


行父自爲封殖計耳一時兼城二邑勞民已甚况帥
師而城乎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大音泰

大室魯公廟也周公封於魯留相成王使伯禽就封周公魯之始祖故魯大廟祀周公其兩昭兩穆應稱宮而主則迭毀第伯禽始就封故又立大室以祀魯公雖創而得禮觀春秋書壞不書新可見矣宗廟者君所常有事以久不省故壞怠褻祖宗於民事何有日就衰削有由矣

冬公如晉

承筐之會故也彭生約之公踐言焉自是有新城之

盟

衛侯會公于沓

承筐之會衛不至懼楚也今因公如晉而要於路以會之蓋又欲通晉也觀衛而列國之情可見矣

狄侵衛

衛前侵狄而與之盟狄不敢加兵者十餘年今衛侯出而狄復侵衛伺釁也狄情畏威而逐利類如此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盟者約拒楚也不地則非禮矣公勤晉而晉慢公失

伯不亦宜乎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衛於承筐不會晉耳鄭於厥貉直從楚矣衛既因魯

求通鄭遂因魯求平焉其因魯何也魯望國也且睦

於晉故俱以魯為介以此見人心之同而天下事果

可為也魯能和鄰以輔伯而楚氛稍戢矣春秋詳書

公之往返亦以褒魯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叔字下缺仲字

邾居喪而修怨魯旋報而伐喪蓋交罪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宋陳鄭從楚者也許則雖文襄之伯而猶堅從楚者

也魯倡從晉而四國與衛曹咸來會晉同外楚也靈公雖幼盾當奉以臨會而盾乃自尸之不已專乎盟書同衆辭不以盾主是盟也幽之同齊方伯而未盛此之同晉失伯而僅收其事殊其為同一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不宜有也星芒偏指曰彗四出曰孛斗言北別於南也有環域故曰入北斗居天之中容拱宸極紀綱萬象孛入之其變甚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世子貜且立庶子捷菑晉出也奔晉故盾納之邾人仗義屈晉故弗克納弗者力能而義不可也盾庶能徙義乎然何以書人葢以大夫而擅置君且助不正以奪正雖聞義而屈罪僅可減而不得免也楚方聘上國次厥貉晉幸藉諸侯之助為新城之盟乃區區納一亡公子而為邾所屈盾之不義而無能亦甚

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大夫在位書卒敖棄君命竄身旅死於魯絶矣何以書卒魯不能絶之也慶父擅權亂魯而敖繼之敖雖奔而二子又繼之其生也公既許之復矣故不得不録其卒於以見臣強而典型之壞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嗣位未逾年稱子未成君也縁孝子之心而為之稱

也對臣子而言則固其君矣陸淳曰未逾年被弒而不曰君則亂臣皆得肆其惡故原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故異於是

宋子哀來奔

子哀宋附庸蕭國之封人也宋以為卿故來奔盖宋公失道大臣死亡相繼子哀超然遠舉得潔身去亂之義矣以惡去國曰奔外臣來魯不得諱奔若止書來無以見其去國故異其稱曰子哀褒之也不使與

有罪者等也
冬單伯如齊
請子叔姬也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叔姬無寵舍無
威故被弑文公念其女使單伯請焉不討賊而自卑
以求之其取辱宜哉
齊人執單伯
請子叔姬何以見執蓋商人弑舍必使賊殺之非明
言已殺之也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是直揚言商人

殺之矣故怒而執之也

齊人執子叔姬

齊之國母而曰子叔姬自内録也兩書執者事雖連及内女不可與大夫連序以示别也商人既弑其君又執其君母而書齊人何也商人驟施於國齊人懐其私恵而不討且助其虐故書齊人書齊人則商人之罪見書商人則齊人之罪不見春秋治亂賊必治其黨也是歳春頃王崩不書不赴也然臣之於君猶

子之於父豈待赴而始奔喪乎內不赴外不奔交罪之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來盟昌以官舉著華族作亂而代為司馬也華孫者華督之孫華耦也督負大惡其孫復為亂黨故以華孫目之而不名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非君命也明

年昭公弑死難者蕩意諸耳華耦為司馬未聞為君

禦侮其迹較然矣

夏曹伯來朝

喪畢來朝今越五年又來朝皆事天子之禮曹行之

魯受之均罪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大夫喪還不書此奔大夫也何以書有君命也罰不

能加且容其歸失政甚矣不言來歸者齊人但致之

境上而斂之子自取以葬也傳者謂因其子之哀請以著斂非也子安得以非分之請干國之典何為著斂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大夫見執返國必書至國體所繫也命大夫不名尊王命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厥貉之次蔡首從楚新城之盟蔡復不至故伐之先書伐而後詳其入之日見伐之不服而後入也第捨楚而用事於蔡末矣惡蔡而病晉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罪齊人也抑魯有以取之焉不討賊而數求之其為賊侮也固宜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侵也執我則如晉侵我則如晉不自強而恃人

未有能濟者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新城嘗序諸侯矣於是蔡初服而八國盟以討齊則曷為不序晉終不足以有為也以討召諸侯而受賂釋賊故削晉伯而同之於諸侯且分惡於諸侯也分惡於諸侯而討賊之途廣矣

十有二月齊人来歸子叔姬

来歸者出也内女出者三郯伯姬杞叔姬止書来歸

罪在已也子叔姬書齊人來歸罪在齊也執與歸皆

制於齊深病魯也魯兩告晉而晉師不出晉亦不得

辭咎矣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商人也莫之能討遂成君矣扈之會晉取齊賂

商人知諸侯之無能益肆其暴故復侵魯也遂伐曹

因其朝魯而遷怒也入其郛其暴甚矣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商人弑魯甥出魯女執魯使侵魯疆魯兩告晉晉不能直而齊師又至矣公遂懼而求平既約會矣畏齊之辱又怠於行使行父會之商人靳而弗與之盟故曰齊侯弗及盟夫以商人為賊則人人可討況大夫乎以為齊侯則大夫烏可敵君宜齊有辭也不明大義不能自強反為賊侮宜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朔王所頒也謁上曰告臨下曰視先告朔尊王也因

而朝廟敬祖也由是視朔勤民也其典巨矣四不視

朔葢自二月至五月也怠以成習禮將遂廢故書以

謹之左傳云疾不視朔春秋書不視朔而不書疾明

怠於政非由疾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此以賂得盟也行父與遂皆大夫也行父乞盟則拒

之遂納賂則從之齊則貪而魯益懦貪者無足責而

懦者屢求可恥之甚也夫齊曲魯直不能仗義執言乞盟不已至於納賂遂與行父之謀國一何舛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之妻文公母也

毁泉臺

泉臺先世所築其存與毁非治亂安危之所繫勞民以毁之是彰先君之失也據左傳實為妖祥所惑譏其毁抑又以正之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素恃強遏屬國無道故庸乘楚饑帥羣蠻叛之楚初畏而欲徙國幾殆矣以蔿賈謀伐庸轉敗為勝庸固自招其禍然楚盍自反乎而遂滅之罪孰大焉秦序楚下深責之也秦非楚所能脅乃黨僭號之楚以滅國是狄而已矣彼晉之失策亦莫甚於失秦也初失於襄再失於盾既以謬計立庶復以不義襲人怙惡報復驅之附楚楚益強而晉以不振職有由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弑君書賊獄定也不書賊未定也或書國賊在當國者也或書國人賊黨衆也昭之立也兩書宋人殺其大夫今書宋人弑其君則賊黨之衆可知故稱國以弑而該之曰人若曰衆不可指名而弑逆之大惡則不可掩其獄固有所歸也蕩意諸死難不書葢始而奔魯志在茍免既而復歸計圖固位雖死難非全節也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四國稱人微者也伐宋討亂也以微者行失其義矣況討亂必求亂源襄夫人之所助國人之所奉卒簒國而有之者鮑也今不討鮑猶且立鮑是成亂也然晉將何辭以釋鮑蓋即左氏所云書人弒君君無道之意乎有邪說則有暴行孔子所以懼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九月而葬緩也無故而緩慢也文公為君無所不怠雖親喪猶不自盡也姜不繫僖而別謚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

鄣邱甫盟又伐西鄙何也前之盟貪賂耳得賂而仍以公不至為辭遂以兵脅之齊之無道極矣魯之不振甚矣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因伐而盟恥也文公之世強齊屢侵權臣竊命怠故

也怠則惟事倚人故威不振怠則以重付人故權下移

諸侯會于扈

晉會之也公不與在穀也諸侯不序不足序也盟于扈不能討齊會于扈不能討宋非特不討且安定之會扈之惡更甚於盟扈矣家鉉翁曰桓二年宋督弒其君齊魯陳鄭會于稷書曰以成宋亂兩扈不書成亂何哉督之弒伯事未興故書成亂並責在會之諸

侯今晉主夏盟乃摟諸侯以定簒賊罪浮於稷故削
晉伯以示討也

秋公至自穀

諸侯與晉會扈公獨與齊盟穀棄伯從仇踰時而反
故書以著其失

冬公子遂如齊

公以秋反遂以冬聘而齊又戒師期矣卑屈之不足
紓禍也如此高閌曰公已盟而遂復往政在遂故也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君不終於正寢即為失正況臺下乎趙鵬飛曰三桓之橫始於文而甚於昭仲遂莊公之子親而用事尤橫於三桓故其禍魯尤速蓋由文公怠懦不君諸大夫外結大國內懐國人以自封殖公室寖弱權移於下終不能收魯遂以微文公之責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當討之賊齊人君之已三年矣今邴歜閻職則僕御之賤而以私怨弑之法宜書盜乃變文而蔽罪齊人何哉蓋商人得為君者以齊人受其私惠而奉之也及得志而肆暴故歜職既弑舍爵而行略無顧忌是齊人咸惡商人而欲其弑也故特書齊人見商人始由齊人而簒位終由齊人而殺身足徵天道之不爽齊人則前不能以附逆而追誅後不能以

坐視而逃刑而歟職亦齊人也不為漏網矣然果有
能伸大義而討商人者如之何曰衛州吁其例也故
以賊討之則斥名而書殺以正治亂也不以賊討之
則稱君而書弒不以亂易亂也不以亂易亂者不使
遞為亂也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而已矣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常辭也今則二卿並聘矣其事異故其文

亦異也夫人姜氏生世子惡及視敬嬴嬖而私事遂
謀立其子倭然世子齊甥也遂畏齊故挾得臣並聘
以請於齊明非出已意惠公新立亦欲親魯故聽之
耳遂犯不韙而謀廢立以市恩於新君而久專國柄
其禍由內嬖始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
蒙首惡之名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冬十月子卒
子即世子惡也不名先君已葬也一年不二君故不

曰公薨而曰子卒文雖異而實一也不地弒也不葬賊不討也弒立之謀發於遂而得臣行父亦與焉故前乎子卒而得臣同如齊後乎子卒而行父又如齊也其抱忠而獨立者惟叔仲彭生耳公羊紀其拒遂之言左氏載其殉君之事何以不錄其節蓋舊史不斥言子惡之弒故春秋以不地見弒而彭生之死史官畏遂而不敢書則春秋亦不得而書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繼子卒而書夫人其為嗣君之母可知歸者出也婦人之出由夫先君既薨孰出之乎况嗣子卒而夫人出則嗣子不以正終而夫人不容於魯具見矣嬖妾孽子權臣之罪尚容誅哉而齊侯庇賊忘親其惡亦著矣

季孫行父如齊

告立宣公也且懼夫人之訴而来討故預為之地以解之歟

莒弒其君庶其

按左氏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則是以子弒父也春秋安得不從商臣之例以明正其討乎特因莒既弒君太子懼禍竊寶玉來奔莒人因加以弒君之名故季孫行父因以為言耳聖人豈以僞赴者定獄乎其書國者蓋必賊由大臣而未得其主名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許蔭培

御纂春秋直解卷七

癸丑 匡王五年在位六年弟定王立

宣公

名倭文公庶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宣之篡則一而情稍殊桓首惡也宣與聞耳其即

位則同而實迥異桓以罪歸寪氏賊已就討隱爲已攝本宜立也宣則内倚仲遂外結齊援同於繼正遂自立耳故皆行即位之禮春秋據實書之以著其惡

公子遂如齊逆女

桓之篡翬爲逆女宣之篡遂爲逆女其爲先君之賊時君之謀主可知翬謀成於内其婚齊以結援蓋後圖也遂謀成於齊其婚齊以固位蓋本計也權臣鄰國比而弑立竟以喪娶明失禮且同惡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稱公子蒙如齊也稱婦有姑也出姜歸齊矣其以妾母爲姑者敬嬴也殺嫡子出夫人汲汲乎以姑自處蓋其本志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據傳納賂以請會也自去冬至夏行父如齊者再僕僕往來同惡之情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晉三殺大夫皆稱人盾主之也放胥甲父稱國非盾主之矣據傳討河曲之戰不用命者則趙穿罪首也已八年矣前不討者盾庇之也今盾委曲釋穿而蔽罪於甲父甲父既放穿實懼矣於是而穿之謀亂益急明年遂有桃園之弑

公會齊侯於平州

定公位也篡弑之罪豈可以會得免蓋當時好賂容奸其流極之惡習也公志定位齊志得賂不書及而

書會乃治亂賊必先治其黨之義使人不敢黨賊亂可弭矣

公子遂如齊

拜成且致賂也自宣之未立及位之既定遂凡三見而始終其事著首惡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内田不書諱失地之恥也此以賂齊蓋篡弒之由義不得諱也遂初許之今則致之不書致而書取

深罪齊也齊惠惡商人之殺舍而自立今之子卒猶舍之弑也宣即位猶商人之篡也夫人姜氏歸齊猶子叔姬之出也況姜乃齊女子惡齊甥滅親黨賊失其初心何也田故也黄仲炎曰許田入鄭桓篡成郜昜入宋督罪釋濟西入齊宣位定利之禍如此其極也

秋邾子來朝

黄仲炎曰僖文之世邾與魯抗宣篡而反朝之者畏

齊故也齊悅魯之利郲畏齊之强而是非不問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爭伯也楚自克庸以來曰强故爭伯鄭以晉於兩扈受賂失賊故背晉然楚又未嘗以兵脅鄭何遽助楚耶侵陳者陳棄楚即晉也遂侵宋者著爭伯之志也宋爲望國又中夏之樞故楚成前此圍宋楚莊今復侵宋宋固有罪然楚非討罪也爲暴而已陳傅良曰齊遂伐楚志不在蔡也楚遂侵宋志不在陳也南北

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於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楚鄭侵陳遂侵宋蓋已移兵於宋矣晉師無及於陳而猶得以救書者楚鄭聞晉興師而遂去其救爲足録也不書救宋者宋負罪也書救宋典型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晉師即救陳之師也楚既去矣盾駐于棐林而以伐

鄭召諸侯故四國來會會以定謀故先地而後伐伐必有師而四國止舉爵君重於師也卿與師並重而不書盾抑盾不使盾主兵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秦與國也秦自敗殽而仇晉深結於楚今方扞楚復無故而侵秦之與國是侮秦而啟之釁也趙穿實主是謀盾何以許之意穿欲作難託伐崇以專兵盾順其意而假之權耳次年桃園之事由穿握兵也經

書盾帥師穿帥師徵而彰矣

晉人宋人伐鄭

鄭未服也鄭既即楚矣宋人弑君晉不能討棐林之役見挫於楚鄭益輕晉今又興不戢之師而偕負罪之宋以臨之其不服也宜哉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兩書帥師見兩國之阻兵毒衆也書及見華元之主乎是戰也書敗績書獲見華元之殄民辱國也君將不言帥師君獲不言敗君重於師也卿將言師卿獲言敗卿與師等也胡安國曰自行師而言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以得衆爲邦本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河曲之戰至今七年秦晉幸無疆埸之虞乃穿無故

侵崇速秦之伐伐者有言可執也圍焦不書畧秦之暴著晉失也宋敗於鄭而晉復撓於秦使楚得專意北方則盾之庇私而誤國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盾因救焦而復侵鄭蓋欲稍洗大棘之恥以塞宋意耳不知始謀不臧不惟不足服鄭反招楚敵蓋是時盾憂内難託於伐國握兵自衛實無關心故棐林之役楚因解揚卽還今與鬬椒遇又避之而去此其心

固有在也桃園之事廹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趙氏專故也君失政而臣專兵内除同列外得諸侯所由來者漸矣傳曰穿弑也盾爲法受惡夫弑君何事乃釋弑者不罪使不弑者受之乎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所以証盾之首弑也非姑以是坐之也其不出境教穿弑也暨乎返國方徳穿之不暇而又奚討焉盾造意穿從之造意者首孔子之刑書也越境乃免

非孔子之言也盾不與弒雖不出亡猶將宥之果弒雖逃之海濵詎能觧免哉奸雄之敢爲大逆者恃其智與辯以爲吾隂爲其實陽不受其名而聖人不爲所欺也於是乎奸雄之術窮而亂賊懼爲法受惡云乎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攺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養而未成曰牛在滌三月曰牲牛之口傷牛自傷也

魯既僭祈穀之郊今方正月又僭日至之郊且王喪

未葬幾欲同王之越紼行事矣乃者不得已之辭猶

者贅辭也可已而不已也

葬匡王

四月而葬速也會者不書微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允姓秦晉共遷於伊川者耳異類逼居王

都秦晉之罪也然是時未聞爲患亦與楚無憾楚莊伐之蓋以窺周室也傳載其觀兵問鼎逆情著矣止書伐戎道其可道者耳先儒每以稱爵爲褒觀此則知不可通矣

夏楚人侵鄭

鄭從晉也據傳晉侯伐鄭鄭及晉平不書者事可畧也繼伐戎而侵鄭楚勢益張故獨書楚侵以著猾夏之罪

秋赤狄侵齊

狄之別種有赤狄又有白狄赤狄近晉白狄近秦

宋師圍曹

宋鮑篡立之二年武氏之族道昭公子而奉鮑之母弟須鮑殺之因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不書者非討罪不足書也然曹師何爲至宋哉鮑不自反而恃强圍國不待貶而惡見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月日不具闕也冬卒而冬葬蓋在三月之內速也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郯相怨郯魯姻國也公因欲爲郯平莒夫平不可偏重亦非可用勢書公及齊蓋借勢於齊也書莒及郯蓋責重於莒也故莒人不肯見同心不服非獨其君也公不自反怒而伐之暴矣況因以爲利乎書取

向深病公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據傳公子宋造謀歸生從之則宋爲首乃歸獄歸生何也歸生正卿也宋有逆謀不正其誅反撓而從之其罪大矣且宋何以謀之歸生權在歸生也歸生懼宋之反譖而從其謀蓋歸生先有無君之心而宋乃以逆謀告之茍非同心彼敢同謀哉宣十年傳載鄭

人討亂踦歸生之棺不聞治宋也則歸生親弑可知春秋之權衡審矣

赤狄侵齊

以齊之强而狄連歲侵之齊無政而中國無伯具見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所以篡齊輔之也既結以賂復僕僕而往朝焉葢媚大以求安也然明年高固使齊侯止公亦殆矣春

秋備書之以著齊魯之惡

冬楚子伐鄭

左氏鄭未服也夫鄭弑君伐之可也然楚非討罪也

爭鄭耳是猾夏而已矣

五年

春公如齊

方逾冬而又如齊失位而屈於大國已甚矣左云高

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公五如齊獨此歷時乃返經雖諱止公之跡然繼書齊高固逆叔姬其實不可掩矣以見止而聯姻齊臣降尊失列辱及先君乃飲至於廟乎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魯有嫁女於大夫者矣齊高固則以脅而得之公又自主之故書於策蓋身爲不義故忍辱而屈於人如此

叔孫得臣卒

不日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禮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壻遣使反馬今固親來非禮也女嫁歲一歸寧今叔姬嫁未踰時又偕高固而來亦非禮也且固無君事齊恣其行魯與之接褻典而縱私故書以示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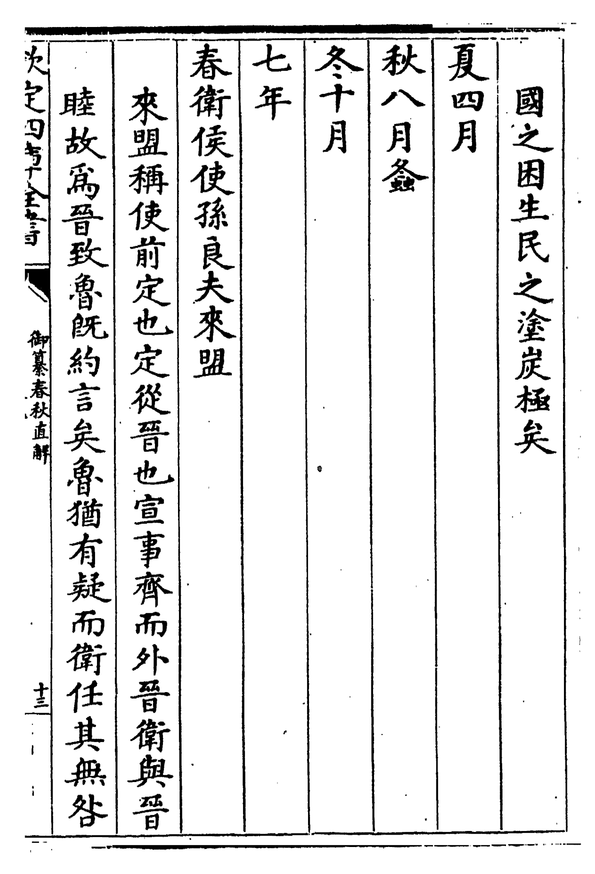
楚人伐鄭

前書爵君將也此書人大夫將也傳稱荀林父救鄭而不書削之也趙盾歸生同爲大惡故同惡相保耳若書救則似善之而討賊之義隱矣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不能服楚而徒侵陳義何居乎且盾負大惡莫之能討而摟諸侯以討人春秋傷之宣之元年楚侵陳而晉伐鄭曾無幾時楚伐鄭而晉侵陳小



國之困生民之塗炭極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稱使前定也定從晉也宣事齊而外晉衛與晉睦故爲晉致魯既約言矣魯猶有疑而衛任其無咎

故使良夫來盟盟而卒見辱盟不可恃審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及者内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伐萊從齊命也萊近齊而遠魯齊欲并之而魯助其虐公固甘爲齊役魯民何不幸耶

秋公至自伐萊

助人伐國不義也以是告至誣其祖矣

大旱

螽災之後繼以大旱民不聊生矣宣事齊而不恤下至爲之伐無罪以自戕其民以是薄陰陽之和而旱作經以大書危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晉自兩扈會盟諸侯不序失伯職也成公立巳五年請王以合諸侯王命王叔滋之蓋有志於諸侯也故復序復序者望之也無王而思伯蓋亦不得巳矣奈成立於盾其本不正而政猶在盾故無能爲也據傳

晉人止公於會而不與盟公昵齊忽晉實自取之故諱而不書但冬會而春至考其故而自見矣

八年

春公至自會

見止逾年以賂得免魯與晉均罪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如齊者君命聘齊也乃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蓋至黃有疾遂因自反於何知之以卒于垂知之夫大夫

受命雖死猶以尸將命豈疾而可復乎昭二十三年

公如晉有疾乃復公自行也故書疾臣不可以疾而

棄君命故不書疾垂訓遠矣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者時享之常何以書爲猶繹去籥起文也遂如

齊書公子卒則書仲者遂弑君春秋雖屢著其實而

未明正其罪今因其死削其公子罪遂也仲者遂字

生而賜氏自是世仲氏也罪宣也黄與垂皆齊地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祭之明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心於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猶者可已而不已也萬者舞之總名籥者文舞也去籥以示變也仲遂賊也本宜即誅然未正其罪而身爲國卿則當爲之廢繹以全君臣之義夫臣之事君以忠君之使臣以禮不辱君命之死靡他忠之盛節也敬待大臣榮生哀死禮之善物也有

疾不復教臣以忠卿卒不繹教君以禮雖惡其人不可不明其道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氏文公妾也稱夫人踵成風也然其實則異矣莊公夫人哀姜淫而弒君見討於齊文公夫人姜氏無罪而爲亂臣悖妾所逐義不當絶非哀姜比嬴氏與仲遂比而弒嫡子逐嫡母立其子而自尊焉亦烏得與成風比也惟王室不競伯權不立終不見討故遂

以卿卒羸以夫人薨春秋書之蓋傷之也然篡弑甫八年耳遂死於齊羸隕於魯相距八日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相類豈非天哉亂賊亦可以知懼矣

晉師白狄伐秦

晉侵崇致秦秦來伐自反可也白狄與秦同壤晉與爲婚而結以伐秦黨非類事佳兵故與狄同序深責之也且晉屢因伐秦而失伯令黒壤之會諸侯方睦不思制楚而伐秦失計甚矣

楚人滅舒蓼

前書徐人取舒舒已滅矣曰蓼曰庸曰鳩則其同宗而異國也滅舒蓼楚益張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己丑葬之期也克能也不克者欲葬而不能雨甚也卜以己丑延至庚寅旦猶未可遂至日中禮之變也

葬者慎終之大節故謹而志之

城平陽

不時且非義也方舉大喪又興此役重困民力矣

楚師伐陳

從晉故也楚伐陳晉不能救自是復從楚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有母喪而遠朝齊忘哀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宣公兩如齊而於京師缺如也今身如齊而王使徵聘則遣大夫一行比事直書而罪著矣

齊侯伐萊

狄比侵齊不敢報而亟伐萊齊惠之畏强凌弱也如此襄五年齊卒滅萊

秋取根牟

根牟微國也國何以書取諱内滅也昭八年蒐于紅

自根牟至於商衛蓋即其地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楚爭陳鄭十有餘年晉因陳即楚而先會扈蓋俟陳服也不服始伐之庶爲有辭焉且晉嘗救陳所宜與也而卒不至故列序諸侯而繼書伐陳深責陳也

既會而不親伐有疾也諸侯來會必以師聽命不書

諸侯之師者林父兼將之也新城之會大夫主盟扈之會大夫主伐會盟征伐皆自大夫出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諸侯卒皆不地外事則畧也事關天下之得失則書故卒于師書師卒于會書會此則既會而晉侯獨以疾留非會時也故書扈以表其志與書鄭伯卒于鄵

宋公卒于曲棘意同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衛二君皆不書葬魯不會也魯專事齊衛爲之通魯於晉黑壤之會爲晉所止故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非禮也凡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宋人圍滕

滕喪不弔且用衆以圍之不仁也間晉喪而侵小不義也趙汸曰齊桓卒而宋執滕子晉伯衰而宋圍滕中國無伯小國之憂也宋襄執滕子身亦執於楚宋

文圍滕國亦圍於楚中國無道蠻夷之資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間晉喪而猾夏郤缺救之書之以善晉也前此荀林父救鄭不書何也彼時趙盾弑君而專國鄭亦方有弑君之亂故削之也今盾死而政在缺缺非盾比也明年傳載鄭菑歸生之棺意此時歸生已死矣鄭以晉救遂敗楚師於柳棼

陳殺其大夫洩冶

凡稱國以殺大夫皆罪專殺也而專殺之中又有異焉如申侯里克則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也洩冶則無罪也陳靈與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進諫蓋其職耳幸而聽所全大矣不幸而死是死於忠也書之以見殺諫臣者必有弑君亡國之禍非僅明冶之無罪已也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此年朝正直過六年朝王之制矣屈體媚齊一至此乎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侯悅魯之媚已而歸所賂也經書歸田凡三鄆讙龜陰之田齊景動於魯之義故書曰來歸服辭也讙及闡齊悼以哀公之悔過故書曰歸順辭也此書曰歸我責辭也蓋以明賂也取之時不言我者田非宣之有篡國而因以為利也絕之於宣也歸之時言我

者田非齊之有魯田而歸魯也絶之於齊也而二國之罪著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書氏以族奔也君卒而奔必君所寵也嗣子在喪高國逐之也以其宗彊故能返於齊而為亂

公如齊

奔齊喪也不書尊内也趙汸曰奔喪臣子之事宣事齊恭矣莫甚於奔其喪其後成公送晉景之喪襄公且送楚子之喪甚則昭公弔少姜而晉不納魯日卑矣其失自宣公始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淫於夏氏故也觀株林之詩淫而荒矣又殺忠諫宜其及也以弑君大惡故正名以治其罪

六月宋師伐滕

宋間晉之多故前既圍滕今又伐之故稱師深惡其凌小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公奔其喪卿會其葬於齊則過而於匡王則缺其罪大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是時陳有弑君之禍乃釋陳而事鄭則非義矣且以

討逆遺楚也貶而人之晉之失伯也宜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報仲孫蔑也公羊以王季子爲王母弟不書弟爲卿也若槩書王子不知爲母弟故書季以别之蓋明王之重魯也宣以篡立且十年未朝乃因魯聘而以母弟之貴報之王靈益不振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宣初立邾來朝何負於魯而伐之又取邑焉暴且貪

矣歸父未終父喪而伐邾其濟惡而專魯也如是不終也宜哉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新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聞齊喪伐邾而即如齊畏討而卑以事齊也是年公兩如齊使其臣者三焉王下聘而不往拜命直書而

罪著矣

齊侯使國佐來聘

魯之朝聘齊惠皆不報頃公甫立遽来聘魯何也蓋國不靖而結魯也齊惠卒崔氏奔國之不靖可知然嗣子能盡孝守禮人心自固矣彼宣之庸豈足爲助而汲汲乎既以三月而速葬復未逾年而即吉書齊侯書使著忘哀之實也胡安國曰嗣位之初舉動若此已失守身之本矣喪師失地幾見執獲宜哉

饑

大水故也野有蓋藏君勤振救雖災不饑此以饑書由宣虐內事齊不恤其民而漫無補救故大水之後民遂乏食其責之深矣

楚子伐鄭

鄭介晉楚不能自立春秋恒閔之特以晉於兩扈失賊忿而從楚是入楚黨也嗣後鄭一從晉楚反得以叛責鄭凡五加兵焉鄭自取之矣左云晉士會救鄭

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但觀次年經書楚盟鄭而晉反會狄則此之救鄭逐楚且留戍者非其實矣使晉果能攘楚鄭未有甘於從楚者也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晉不能討陳又不足庇鄭故皆折而從楚矣特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著其强也胡安國以楚莊謀討

陳賊而進之非也據傳楚侵鄭及櫟鄭既服并徵會於陳而爲此盟盟後踰三時始討夏徵舒其時陳侯在晉使辰陵有謀陳侯豈復如晉乎陳傳良又謂予楚以伯更非矣春秋所以予伯者以其尊王楚既僭號莊復觀兵問鼎即有微善烏足贖其大惡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齊令也齊魯平莒而不肯魯既伐之取向矣齊復伐之其志可知也魯會伐萊又會伐莒歲饑而屢興師

民不堪命矣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楚盟諸侯于辰陵晉莫敢問乃孜孜於狄且往會焉晉衰甚矣楚遂假名以討陳不惟勢足陵晉義亦足以傾晉矣不自反而爲邲之戰以爭鄭宜其敗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人者討賊辭也衛人殺州吁國討也蔡人殺陳佗鄰討也楚人殺陳夏徵舒蠻夷討也皆善之也善在遠

則責在近周天子與諸夏何事乎又嚴佚賊之罰也

丁亥楚子入陳

殺夏徵舒書楚人公也入陳書楚子私也陳背晉而託國於楚者也徵舒以忿恥弒君楚莊有志討賊即辰陵之會召而戮之可矣乃盟後半載興師以來且陳侯又在晉是檮杌之計假義以圖利耳徵舒食邑在株執之株而驅之陳都轘諸栗門遂入陳而縣之假討賊而巧取國也特書丁亥於殺徵舒之下入陳

之上蓋既殺徵舒遂乘閒而入陳其事既白其心亦
得矣入者滅而不有之辭聽申叔時之言而復封陳
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凡國君書納國其自有也順辭也楚納頓子齊納北
燕伯是也二子陳大夫耳大夫去位假外權以抗君
書納逆辭也故絶之而不繫於陳也二子爲陳致亂
陳靈既弒二子奔楚因誘楚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

縣陳令既知陳不可取矣因納二子使執其國柄以事楚蓋其心一於利耳春秋先旌其討賊之義後著其入國且納亂臣之罪彰善癉惡纖介無遺非聖人孰能修之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葬者臣子之事賊不討不葬責臣子也晉之弒州蒲也以車一乘葬於翼東門之外至是楚人殺徵舒而

陳之臣子故葬其君禮也故得書葬

楚子圍鄭

春秋不予楚以伯其爭諸侯皆正其猾夏之罪況楚既與陳鄭盟于辰陵口血未乾遂假討賊而入陳鄭安得不懼而貳於晉楚不自反遂圍其國暴矣傳載其克城而入鄭伯屈降楚子退師許平猶未成乎入也故止書圍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

晉師之出以救鄭也乃春被圍而夏末始至則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故不得書救以晉及戰者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書林父帥師主乎是戰者也主之者責之也夫晉景嗣靈成之後伯業不競楚莊方强晉既無及於鄭乃不量力而輕與之戰林父不能節制其屬又不能躬帥力戰楚師一乘倉卒莫措鼓於軍中倡爲奔北書敗績深罪林父也城濮晉敗楚邲則楚敗晉喜晉而惡楚者外之也外楚所以尊周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求逞於宋蕭宋之附庸滅蕭所以逼宋而威諸侯也蕭在宋南自楚至宋蓋千里楚之患深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與衛曹比鄰蕭滅而畏逼則懼而同欲倚晉然晉與諸國不能任賢明政而徒要盟以禦楚末矣新城

同盟諸侯之散者復合已爲晉伯之衰今雖有懼難聯交之心而謀之無成又在新城下矣故稱人以畧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清邱之盟陳人不與宋伐之爲晉討貳也然陳有弒君之亂晉初不能討比楚討之而定其君陳之服於楚也固無足怪宋踐要盟而代晉責陳之貳亦不自量矣附庸見滅不敢問楚而泄怒於陳故救陳者得

書救言陳無罪而被兵也然清邱方盟而衛顧背晉以媚楚復何心哉兩有罪焉直書而義自見矣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左云恃晉而不事齊也間晉之不競而肆暴寧之戰所由肇端乎書師著用衆以凌小也

夏楚子伐宋

楚滅蕭其志在宋宋不圖自固其本輕爲兵先伐楚

與國宋失計矣然宋以踐盟召兵晉不能救其何以宗諸侯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邲之敗林父實尸之即先穀違命先濟林父亦可令軍毋動按法行辟乃林父既聽韓厥之言而同濟矣魏錡趙旃重激楚怒倉卒無備而敗是林父身為主帥應為誅首魏趙召釁僨師先穀剛愎專恣厥罪惟

均乃林父已復其位魏趙皆置不問事已逾年罪獨歸轂可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見其出於君與大夫之喜怒而非正刑也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爲救陳故恱於晉也孔達尋陳衛之舊約而背晉之新盟至欲以身紓國難其志可憫其事則舛矣今晉來討而達以縊死非衛殺之也然進謀者臣制命者

君始則用其謀以行私既則用其死以謝過失君道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邲之戰以救鄭也師不用命故敗今乃不知省德而務武不思制楚而殘鄭其圖伯也末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不量己而伐陳固爲失計然楚爭中夏鄭服必次

及宋雖無釁亦不免於兵故始則滅蕭以逼之令又使不假道以挑之伐之不屈繼之以圍得宋平而後已甚矣楚之暴也是時晉莫急於救宋乃勞師於鄭而置宋度外至比之鞭長不及鄭既不得宋復失之楚氛日熾而晉遂一敗不振徒畏楚强而昧緩急之宜故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楚圍宋逾時其勢危矣宋入楚則次及齊魯然齊强而魯弱畏楚尤甚欲兼事楚而懼齊責也故於會謀之明年歸父會楚子則稟命於齊而齊許之可知矣齊何以許之葢楚使申舟聘齊未至而宋殺之齊楚固欲交好矣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以無名不義圍宋已歴三時堅守不下宋志亦可

憫矣魯望國也縱不能救忍助虐乎乃會楚於宋城之下使圍者益張受圍者益困而無望矣且兵未及魯望風蔫賄獨何心哉歸父會齊方還即往會楚則其謀可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圍宋久矣宋不下望救也楚千里而圍國久不下師老矣此與城濮之勢同晉復伯之機也晉不出而魯會焉宋絕望故不得不與楚平不舉國而書人者

穀梁謂上下欲之是也華元以情告子反以義許之宋不甘城下之盟楚子亦勉而從之也平先宋内辭也亦著宋之義也而不救者之失亦見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赤狄之别種戎狄無爵其書爵必曾受王命者也潞之罪在其臣酆舒執而戮之安定潞子正紀其政而返可也滅其國而以其君歸何義乎且楚逞志於宋坐視而不救狄無晉虞而妄興大師私利其土

悖矣故林父爲帥不書而書師責其失伯且惡暴也

秦人伐晉

此秦桓公也曷爲稱人蓋秦以晉敗於楚乘隙而動非義矣故秦伯自將稱人晉雖敗秦不書畧晉而責秦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杜預曰王子札也生殺王之柄周衰諸侯旣已專殺今内臣一朝而殺二卿王不能討王靈益墮

矣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自齊惠後魯事齊漸怠宋之會又兼事楚齊蓋有以議魯矣高固娶於魯故蔑因固之出而往會焉以自解於齊也本之不正惟事畏人亦可鄙矣

初稅畝

治地殷曰助周曰徹助別公私徹則通公私徹猶是

助耳宣之稅畝左氏云穀出不過藉既藉矣又履畝而稅之是過藉也變法以厚斂書初病其作俑以厲民終於哀公則二猶不足矣

冬蝝生

蝝蝥子也周之冬夏之秋也穀將熟而蝝生災重及民也天災洊至不畏天而刻民故謹而志之

饑

宣再書饑矣加賦凶歲坐視民死失君道矣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滅潞氏猶有辭也甲氏其別種留吁尤其微者耳復何罪而滅之使無遺類乎況欑函之會未幾而滅狄者三大無信矣晉自為楚敗惟務并狄土以自肥其五伯之罪人矣士會為將而書人深貶之也

夏成周宣榭災

成周東都也宣榭宣王之榭也其制有堂無室以便

射宣王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於東都者是也
振衰戡亂以成中興之業其遺跡僅存遇災而燬天
示意以儆周也
秋郯伯姬來歸
以自歸爲文有過而出也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源
至於出則人倫變而教化衰矣張洽曰雖諸侯之尊
當謝不教而受之也
冬大有年

十八年中屢書災僅一大有年亦云幸矣書之以爲民慶也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自楚莊之强蔡許不見於經屬楚也宣公爲人計利

不顧義其初資齊得國獨厚於齊雖天王之尊盟主之强猶簡其禮今則附楚蔡許爲楚之私皆會其葬比事而其情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穀梁曰同外楚也楚巳得宋晉侯懼而爲此盟公雖附楚因晉徵會又從晉也且當是時宋鄭陳蔡從楚衛曹邾從晉而魯兩屬今晉侯親出而四君偕來故

書同然不修政自強而要盟以相固則亦末矣至徵會於齊而齊侯以婦人之笑怒郤克是以有明春之伐與成二年鞌之戰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諸侯之兄弟爲卿本其先君而書公子以别於今君也其以事見而書兄及弟變文也義繫於事也至於卒則非以事見而以人著矣肸不爲卿卒不應書其

書卒重其人也故不以貴别而以親通曰公弟賢之也宣弑立肸心非之以義故不爲臣以親故不去得弟道矣公於其卒有加禮故書叔録異數也肸不爲卿而其後則世爲卿此叔氏之始也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斷道同外楚而齊不與非義也弟齊爲伯餘惟晉文之盛齊從之令晉伯衰矣能必齊之從乎且楚侵軼

中原晉不之問而勤師伐齊是避楚而殘夏也諸侯
齊秦爲大晉既失秦今復怒齊楚莊不死將收卞莊
之利矣衛從之懲孔達之殺也書世子譏也世子不
可以帥師也

公伐杞

魯杞世婚僖文之世皆來朝宣立而不至不至義也
宣伐之適以自暴其惡而張杞之義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賊在內曰弒自外曰戕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人微者

繫以邾謀出邾子也前用鄫子今戕鄫子邾惡極矣

地以鄫罪鄫也用鄫子于邾而不報戕鄫子于鄫而

無衛鄫之臣子其罪大矣

甲戌楚子旅卒

楚君自是始書卒蓋魯事之一如齊晉故從赴而書

書子正其爵也不葬者其僭號不可書故削之也楚

旅以前雖僭號猾夏至睥睨周畧力爭諸侯則旅爲尤横論者乃謂進之是以爵之貴之是以卒之失春秋之㫖矣

公孫歸父如晉

宣公之初一意事齊及楚圍宋即使歸父會楚至晉徵會公即自往會晉晉伐齊而齊服又使歸父聘晉蓋惟利爲向背而已據傳歸父謀因晉力去三桓以强公室但仲遂身爲大逆歸父嗣專國柄乃以巳之

不正正人乎卽去三桓歸父亦一三桓也於公室何益哉況不能以禮已亂而召外兵適以速禍耳宣此舉爲失計矣是時晉政亦在强家又事晉未久故所謀無成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還自晉事畢也至笙未及國也遂奔者君薨而家遣不可以返也不言出自外奔也宣以仲遂立已而愛

歸父用之太專三桓忌之久矣今又謀去三桓益重其怨公薨而三怨作故奔夫遂之弑立爲子孫計耳不旋踵而家遣子奔可鑒矣傳載季孫追論仲遂之罪臧孫比而逐歸父不以君薨爲戚不以嗣君爲意罪不容誅矣歸父聞君薨家遣墠帷成踊反命乎介於禮有足觀者惜謀之不臧宜其及也